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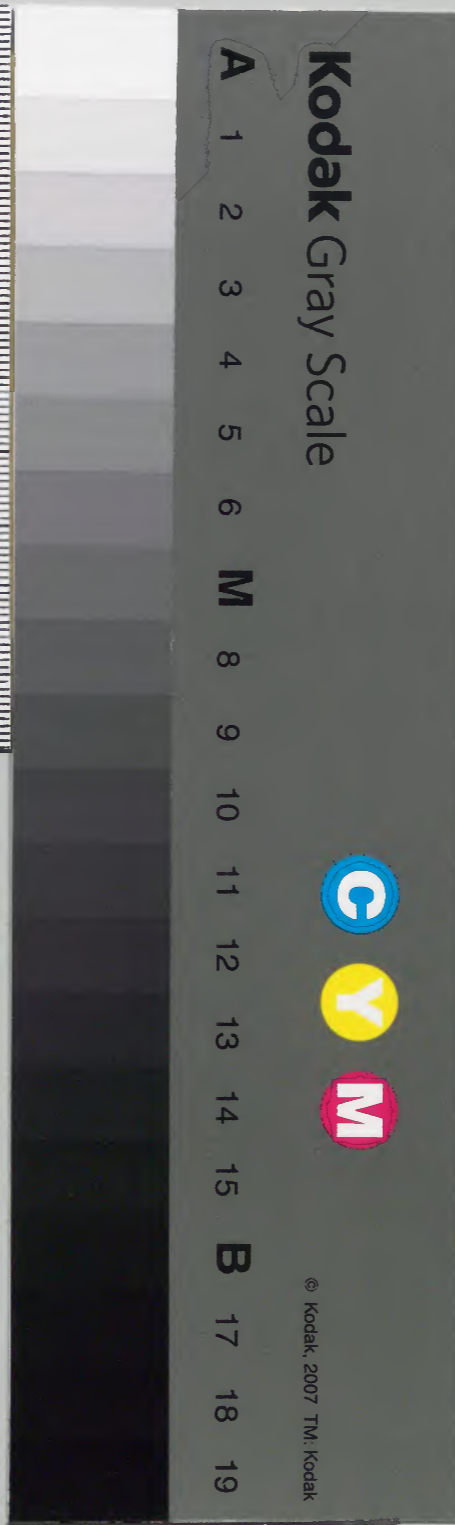
朱子文語纂編

四

			二五	漢書門
一	一	三	〇	
三	三	三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元	二	漢	
八	五	書	
函	〇		
一	九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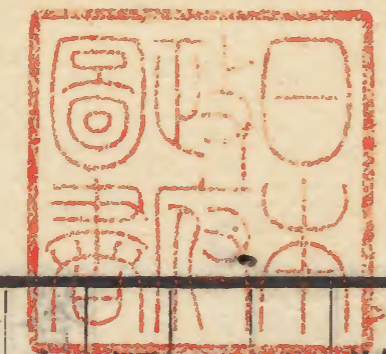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09
冊數	10 (4)
函號	298 272



淺草文庫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四

凡一百九十二條



答張欽夫曰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怠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于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文集下同

答張欽夫曰感于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于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

先子文語彙編卷四
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爲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

答張欽夫曰。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

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于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

答呂伯恭曰。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于邪僻。易

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于外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
可一向溺于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
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却箇所以然者在胸中。其實却無
端的下功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

答呂伯恭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于著力。從容游泳。又墮于悠悠。
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
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
安排等候。卽成病耳。

答許順之曰。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
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

答許順之曰。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亾。則物
欲肆。而謂之人心。亾不是無。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

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也。

答范伯崇曰。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
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
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佚。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
衆理易明矣。

答何叔京曰。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
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
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
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機。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
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

答何叔京曰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測故見聞之際必以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從耳目之欲而心不宰焉則不爲物引者鮮矣書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此意也

答何叔京曰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畧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于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握苗助長之患否則

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

答何叔京曰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

答何叔京曰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工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

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
答程允夫曰：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

答石子重曰：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如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

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爲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爲哉。但子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遷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

答林擇之曰：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

老何異。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究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

答林擇之曰。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

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又曰。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著力。

答游誠之曰。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于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舍則亡。于是乎有動而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流于不善者。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

無閑處可安頓之意

答胡寬夫曰主一之功。學者用力切要處。只就如今做書會處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功夫。皆須立下

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

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覆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却看後段。日用凡事皆

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各矣。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

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

答楊子直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

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

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

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

謂敬之寔。真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

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于外

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于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

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寔。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

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

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捨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

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于敬。而此心卓然

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答曾致虛曰。大抵誠字。在道則為寔。有之理。在人則為寔然之心。

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

答潘叔度曰。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

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

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

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
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
答呂子約曰。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于動。有
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者
也。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
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
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

答呂子約曰。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
而且熟。自然安于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
而自呈露矣。今乃欲于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
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
動而流于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

養于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
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鬪者之相
粹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
耳。

董叔重問程先生論中庸鳶飛魚躍處。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之意同。活潑潑地。銖詳先生舊說。蓋謂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
活潑潑地兩語。皆是指其寔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
倚著之意。其曰必者。非有人以必之。曰勿者。非有人以勿今說
之者。蓋謂有主張是者。而寔未嘗有所為耳。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云
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
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
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畧無滯礙

耳。所謂必有事而勿正心者。若有所事而不爲所累云爾。此存主之要法。蓋必是如此。方得見此理流行無礙耳。銖見得此說。似無可疑。而朋友間多主舊說。蓋以程子文義觀之。其曰與曰同。而又以活潑潑地四字爲注云。則若此兩句皆是形容道體之語。然舊說誠不若今說之寔。舊說讀之不精。未免使人眩瞶。迷惑。學者能寔用力於今說。則於道之體用流行。當自有見。然又恐非程子當日之本意。伏乞明賜垂誨。答曰。舊說固好。似涉安排。今說若見得破。則卽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不待說盡下句矣。可更猛著精彩。稍似遲慢。便蹉過也。

答符舜功曰。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蘇晉叟曰。存亡出入一節。乃是正說心之體用。其妙不測如此。非獨能安靖純一。亦能周流變化。學者須是著力照管。豈專爲其已放者而言耶。今專指其安靖純一者爲良心。則於其體用有不周矣。

答朱飛卿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答鄭子上曰。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卽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卽人欲便行矣。

答陳安卿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于寤而言之。

張敬之問頃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
 不揆驗之信然答曰當時所說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
 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
 答陳才卿曰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
 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著意放開却成病痛但且守常程久之
 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
 答余正叔曰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
 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
 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个主宰其實
 只是一个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
 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
 爲判然二物也

答潘子善曰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
 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
 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
 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張元德問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
 爲主一之法如何答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
 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
 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
 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答杜仁仲曰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
 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
 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

李晦叔問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答曰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問曰李敬子問程先生齊不容有思之說。燔嘗以為齊其不齊。求與鬼神接。一意所祭之親。乃所以致齊也。祭義之言似未為失。不知其意果如何。答曰祭義之言大槩然爾。伊川先生之言乃極至之論。須就事上驗之。乃見其實。

答周深父曰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騫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答徐景光曰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

仁義禮智是也。性之所感于物而動。則謂之情。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也。是三者人

皆有之。不以聖凡為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為無心。而遂以為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為而獨有此贅物乎。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

朱子文義纂編卷四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于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于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于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覆論辨。極其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功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

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于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答或人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到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旣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纔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旣自得之。又却須放開也。

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斲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答彭子壽曰閒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閒坐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錯。若只如此終日馳騫。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于致知。

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答何叔京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令甚假修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于內。而姑正容謹節于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

心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于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纔出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語類下同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做甚麼人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心有散

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

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

外交相養之道也

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况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

惺。自無容慮

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

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

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須是喚醒方知。恰

如磕睡。彊自喚醒。喚之不已。終會醒。某看來大要工夫。只在喚

醒上。然如此等處。須是體驗教自分明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

醒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

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

不是

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

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

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

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

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知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心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

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著。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一錄云非是活提一物來存著孔子曰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一錄作只此便是存心之法。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

記得時存得一霎時。濟得甚事。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

或問初學恐有急迫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常恁地執持。待到急迫時。又旋理會。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即為麤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與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

非善惡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人亦須是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問仁之與心。曰仁字是虛。心字是實。如水之必有冷。冷字是虛。水字是實。心之于仁。猶水之冷。火之熱。學者須當于此心未發時。加涵養之功。則所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發而必中。方其未發。

此心之體寂然不動。無可分別。且只恁混沌養將去。若必察其所謂四者之端。則既思便是已發。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擗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

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
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
人說修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
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
思量。只是信口胡說。

因說敬。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
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
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爲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爲學。則自有箇大
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
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

古人說得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
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

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
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

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
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
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會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
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
謂義。說他光明。則是亂道。

今人皆不肯于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
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
來須是靜坐。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問敬曰不用解說。只整齊嚴肅便是。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或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或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伯靜又

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亦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什么。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是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感與未

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造次顛沛。無時不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所謂仁乎。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全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會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

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撥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于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是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要似禪和子樣去坐禪。方謂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了。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帚之禮。至于學詩學樂學舞學弦誦。皆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著不

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于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

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心于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重道此二字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吳公濟云。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要
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于異說。然試
之亦畧有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耶。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

與好諧戲者處。即自覺言語多。為所引也。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總于
五常。五常又總于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
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明德如八窗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小
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慤
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伊川云。我使他思時便思。如此方好。倘臨事不醒。只爭一餉時。便爲他引去。且如我兩眼光。又白日裡在大路上行。如何會被別人引去。草中只是我自昏睡。或暗地裡行。便被別人胡亂引去耳。但只要自家常醒。得他做主宰。出乎萬物之上。物來便應。易理會底。便理會得。難理會底。思量久之。也理會得。若難理會底。便理會不得。是此心尚昏未明。便用提醒他。

顧譏天之明命。古注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

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決知堯舜之可爲。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帛之必暖。自然不爲外物所勝。若是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千書萬書。只是教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通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

或問先生說敬處。舉伊川主一與整齊嚴肅之說。與謝氏常惺惺之說。就其中看。謝氏說尤切當。曰。如某所見。伊川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

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

此無所作爲。其異處在此。

問和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不著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擴將去。曰：然。昨日固已言之。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

心無事時都不見，到得應事接物便在這裏。應事了又不見，恁地神出鬼沒。又曰：理是定在這裏，心便是運用這理底。古人才生下兒子，便有存養他底道理。父兄漸漸教他讀書識義，理。今人先欠了此一段，故學者先須存養。然存養便當去窮理。若說道俟我存養得，却去窮理，則無期矣。因言人心至靈，雖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念才發，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轉于利欲中，都不知覺。

震云：其初用力把捉此心時，未免難。不知用力久後，自然熟否。曰：心是把捉人底，人如何去把捉得他。只是以義理養之，久而自熟。

遇事臨深履薄而爲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

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

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

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著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

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裡如一。直是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曾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裡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便會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

是徹底曾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或日一到這裡。或月一到這裡。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疎到了。

問橫渠說內外賓主之辨。若以顏子爲內與主。不成其他門人之所學。便都只在外。曰他身已是都在道外。恰似客一般。譬之一箇屋。聖人便常在屋裡坐。顏子也在屋裡。只有時誤行出門外。然便覺不是他住處。便回來。其他却常在外面。有時入來。不是他活處。少間又自出去了。而今人硬把心制在這裡。恰似人在路上做活計。百事都安在外。雖是他自屋舍。時暫入來。見不得他活處。亦自不安。又自走出了。雖然也須漸漸把捉。終不成任他如何。

問申申天天。聖人得于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于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于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

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問我欲仁。曰才欲便是仁在這裡。胡子知言上或問放心如何求。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恁地。如孟子以雞犬知求爲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去被人打殺煮喫了。也求不得。又其求時也。須遣人去求。這箇心。則所係至大。而不可不求。求之易得。而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裡了。如戒慎恐懼。才恁地。便是心在這裡了。

問曾子戰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千變萬化。剗眼中便走失了。

剗眼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裡。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

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著用力也。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敬。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教淡了。

一錄伊川答此問固好。足以發明聖人之說。見得前面有一段工夫。但當初正不消恁地答他。却好與他說。今且就出門使民時做去。

若是出門使民時果能如見大賓承大祭則未出門使民以前自住不得了

楊至之問修己以敬如何程子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知皆出于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于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又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掇精神莫令頽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問惻隱之心固是人心之懿因物感而發見處前輩令以此操而

存之充而達之不知如何要常存得此心曰此心因物方感得出來如何強要尋討出此心常存在這裡只是因感時識得此體平時敬以存之久久會熟善端發處益見得分曉則存養之功益有所施矣又問要惻隱之心常存莫只是要得此心常有發生意否曰四端中羞惡辭讓是非亦因事而發爾此心未當起羞惡之時而強要憎惡那人便不可如惻隱亦因有感而始見欲強安排教如此也不得如天之四時亦因發見處見得欲于冬時要尋討箇春出來不知如何尋到那陽氣發生萬物處方見得是春耳學者但要識得此心存主在敬四端漸會擴充矣

嘗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

墨亦不攻而自退。闢楊墨。是抹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問前日承教。令于日用間體認仁義禮知意思。且如朋友皆異鄉人。一日會聚。意思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使人惡之。這可見得羞惡之理形見處。每日升堂。尊卑序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得恭敬之理形見處。聽先生之教誨。而能辨別得真是真非。這可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間斷。便是所謂擴充之意否。曰如此看得好。這便是尋得路。踏著了。問體認四端擴充之意。如朋友相親。充之而無間斷。則貧病必相卹。患難必相死。至于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充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必如惡惡臭。以至于除殘去穢。

戢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充之而無間斷。則不宥一時安于不正。以至于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非。充之而無間斷。則善惡義利公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于分別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匝匝都滿。密拶拶地。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于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私欲之念便消。且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

元昭問君子存之。曰存是存其所以異于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饑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

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于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日晝所爲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于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日晝理會。這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裡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到第二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二分。第三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三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氣便盛。恰似使錢相似。日間使百錢，使去九十錢，留得這十錢。這裡

第二日百錢中使去九十錢，又積得二十錢。第三日如此，又積得三十錢。積來積去，被自家積得多了。人家便從容。日間悠悠地過，無工夫，不長進。夜間便減了一分氣。第二日無工夫，夜間又減了二分氣。第三日如此，又減了三分氣。如此枯亡，轉深夜氣轉虧損了。夜氣旣虧，愈無根脚。日間愈見作壞。這處便是枯之反覆。其違禽獸不遠矣。亦似使錢。一日使一百，却侵了一百十錢。所有底便自減了。只有九十。第二日侵了百二十，所留底又減了。只有八十。使來使去，轉多。這裡底日日都消磨盡了。平旦之氣，便是日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裡。問且晝不枯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曰：不是靠氣爲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

問夜氣之說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于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汨。

砥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于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裡。驀忽有事至于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思問于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裡。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

觸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故學先求放心。

有人言無出入說得是好。某看來只是他偶然天姿粹美。不曾大段流動走作。所以自不見得有出入。要之心是有出入。此亦只可以施于他一身。不可爲衆人言。衆人是有出入。聖賢立教。通爲衆人言。不爲一人言。

孟子說仁人心也。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若能保養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

問求放心曰知得心放。此心便在這裡。更何用求。適見道人題壁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說得極好。知言中或問求放心。答語舉齊王見牛事。某謂不必如此說。不成不見牛時。此心便求不得。若使某答之。只曰知其放而求之。斯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自剩了。

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存。非以一

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爲學第一義也。故程子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濫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與其四散閑走。無所歸著。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今縱其營營思慮。假饒求有所得。譬如無家之商。四方營求得錢雖多。若無處安頓。亦是徒費心力耳。

福州陳烈少年讀書不止。因見孟子求放心一段。遂閉門默坐半月。出來遂無書不讀。亦是有力人。但失之怪耳。因曰。今人有養生之具。一失之便知求之心。却是與我同生者。因甚失而不

求。或云不知其失耳。曰。今聖賢分明說向你。教你求。又不求。何也。孟子於此段再三提起說。其諄諄之意。豈苟然哉。今初求須勇猛作力。如煎藥。初用猛火。既沸之後。方用慢火養之。久之須自熟也。

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歸著。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裡。明日放在西邊草裡。終非己物。

問。日用間如何是不聞不見處。人之耳目。聞見常自若。莫只是念慮未起。未有意于聞見否。曰。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裡。便是防于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徐問。講求義理時。此心如何。曰。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存養。

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問學工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了。學問之功方有措處。

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

問良之象何以爲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秦字定而天光發是也。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

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幹問此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因說及夢。曰聖人無所不用其敬。雖至小沒緊要底物事。也用其敬。到得後世儒者。方說得如此濶大沒收殺。如周禮夢亦有官掌之。此有甚緊要。然聖人亦將做一件事。某平生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書信及見之。則必有人說及。看來惟此等是正夢。其他皆非正。

大凡理只在人心。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亦非能自見也。心苟是矣。試一察之。則是是非非。自然別得。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固是良心。苟不存養。則發不中節。顛倒錯亂。便是私心。又問既加存養。則未發之際不知如何。曰未發之際便是中。便是敬以

朱子文義集解卷四
直內便是心之本體。又問於未發之際欲加識別使四者各有著落如何。曰如何識別也。只存得這物事在這裏便恁地涵養將去。既熟則其發見自不差。所以伊川說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入善無常主。協于克一。須是協一方得。問善字不知主何而言曰這只主良心。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四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著箇靜做主。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如人終日應接。却歸來這裏空處少歇。便精神較健。如生物而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會竭了。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

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

則恐入釋老去。

濂溪言誠無爲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於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己不得。如田單火牛。自己不住。

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謹乎其所以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衆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

顛倒。曾無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才方乳保。却每日暴露于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了。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

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滾做甚麼。才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蜚卿曰。某作事時。多不能主一。曰。只是心不定。人亦須是定其心。曰。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曰。莫是氣質薄否。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

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曰。不

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事事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若參禪修養。亦皆是專一方有功。修養家無底事。他硬想成有。釋氏有底。硬想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却難。自家道理本來却是。有。只要人去理會得。却甚順。却甚易。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謝氏記明道語。既得後須放開。此處恐不然。當初必是說既得後

自然從容不迫。他記得意錯了。謝氏後來便是放開。周恭叔又是放倒。因舉伊川謂持之太甚。便是助長。亦須且恁去。助長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亦須且恁去。猶愈於不能執捉者。

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箇把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

上牀斷不可思慮事。為思慮了。沒頓放處。如思慮處事。思慮了。又便做未得。如思量作文。思量了。又寫未得。遂只管展轉思量起來。便儘思量。不過如此。某舊來緣此不能寐。寧可呼燈來隨手寫了。方睡得著。

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於

朱子言集解卷四
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一錄云蓋云事

固當考索。然心未得主。却泛然。理會不得。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

何地講學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于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著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身已。方始如何經營。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

朱子文集卷四
未有安著身已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于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濶去。不可不察。

或問敬齋箴後面少些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句。曰如何解迫切。今未曾下手在。便要從容不迫。却無此理。除非那人做工

夫大段嚴迫。然後勸他勿迫切。如人相殺。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在。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解迫切。只是不曾做。做著時不患其迫切。某但常覺得緩寬底意思多耳。李曰先生猶如此說。學者當如何也。

開窗坐。見窗前地上日色。卽覺熱。退坐不見。卽不熱。目受而心忌之。則身不安之矣。如許渤著衣問人寒熱。則心凝不動也。僧有受焚者亦爾。

問涵養于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當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

有走在惡上去

次日又云。雖是涵養于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則未見得被他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于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于靜。而無得于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于動。而無得于靜也。

德明問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爲經。戴記爲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有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己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裡。不可鶩外。此箇心須

是管著他始得。且如曾子于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然後游于藝。今只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先生舉遺書云。根本須先培植。然後可立趨向。又云。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凡遇事。應物皆然。問當官事多。膠膠擾擾。奈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焉。濂溪云。定

朱子語類卷四
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先生論廣曰。今講學也須如此。更須于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却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廣云。到此待教誨三月。雖昏愚。然亦自覺得與前日不同。方始有箇進修底田地。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問在這裡不在這裡。也不說要如何頓段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才覺放心便在此。

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常謂雞犬猶是外物。才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便不用別求。才覺便在這裡。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

大雅臨別請益曰。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亂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閑慢。先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矣。况天理人欲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得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

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放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竇自言夢想顛倒。先生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成夢。因自言數日病。只管夢解書。向在官所。只管夢爲人判狀。竇曰。此猶是日中做底事。曰。只日中做底事。亦不合形于夢。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著力。如讀書。

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于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靜亦定。動亦定也。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理。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事。少間都成無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好去理會那事。須是主一。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閒思慮也。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

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謨于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裡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預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亘萬古而不泯。恁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星星星逐時出來。但只于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湊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

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悞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旣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旣曰旦晝牯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旣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于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于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

子存只是存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謨再三稱贊。先生曰。未可如此。便做領略過去。有些說話。且留在胸次。烹治煅煉。教這道理成熟。若只一時以為說得明白。便道是了。又恐只做一場話說。

要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遜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于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趨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為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問。璘昨日臥雲菴中。何所為。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法。動有教。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

瞬有存。以為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

一錄云先生問

德粹夜間在菴中作何工夫。德粹云云。先生曰。橫渠云云。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是藏于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諸公固皆有志于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為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和之問。不知敬如何持。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令走失。便是。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驚草動。此心便自走失。視聽便自眩惑。此何以為學。諸公切宜勉此。

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

朱子文言集卷四
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伯量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動靜內外而言，泳嘗驗之。反見得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間隨事逐物去了，曰隨事逐物也。莫管他，有事來時，須著應他，也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靜亦敬也。又問但恐靜時工夫少，動時易得撓亂耳，曰如何去討靜得？有事時須著應，且如蚤間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靜坐，不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且如蚤間人客來相見，自家須著接他，接他時敬便在交接處，少間又有人客來，自家又用接他，若自朝至暮，人客來不已，自家須盡著接他，不成不接他，無此理。接他時敬便隨著在這裏，人客去後敬亦是如此。若厭人客多了心煩，此却是自撓亂其心，非所謂敬也。所以程子說學

問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畚或人之問，說一大片，末梢只有這一句是緊要處。又曰不可有厭煩好靜之心，人在世上無無事底時節，要無事時除是死也。隨事來便著應他，有事無事，自家之敬元未嘗間斷也。若事至面前而自家却自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死矣。

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先生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羸，故不仔細，為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為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箇敬。

人心如何免得出入，正如人要去，又且留住他，莫教他去得遠。李丈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某日用間已見有些落著事。

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
人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
公老無及矣。只待某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
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
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頓悟。成箇別等人。無此理也。
公雖年高。更著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
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
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
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
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

純叟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虛靜之時。
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
好。方無事時。敬于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及應事時。敬於應
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或問覺得意思。虛靜時。應接事物。少有不中節者。纔是意思不虛
靜。少間應接事物。便都錯亂。曰然。然公又只是守得那塊然底
虛靜。雖是虛靜。裏面黑漫漫地。不曾守得那白底虛靜。濟得甚
事。所謂虛靜者。須是將那黑底打開。成箇白底。教他裏面東西
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做虛靜。若只確守得箇黑
底虛靜。何用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終

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答何叔京曰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熹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句問此句答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答程允夫曰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少却玩味踐履工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

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卽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

答陳明仲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答陳明仲曰克己之目不及思。熹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徧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

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

答任伯起曰：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

答蔡季通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答廖子晦曰：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卽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

此。卽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

答路德章曰：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

答符復仲曰：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卽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答李處謙曰：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

答杜仁仲曰：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旣知其病。卽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咕咕誦言以咎旣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

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其未詳也。答孫吉甫曰。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

當反而求盡其道。

語類下同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根不點地。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

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割定脚與他。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卽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

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爽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

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水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今人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著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惡亦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說不濟事，要須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

令頃刻悠悠憤憤。大雅云此只是持敬爲要。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爲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修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今是纏繞。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

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卽蔽錮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

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

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江西人大抵用心籠。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爲恨。若大段以爲恨也。是不順理否。曰也是如此。因言悔字難說。旣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旣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輕易是非他人。最學者大病。是是他是非。於我何所預。且管自家。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旣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子細理會。纔說太快。便失却此項功夫也。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

問切磋琢磨之說。曰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礮。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

眼前道理畧理會得些便自以爲足更不著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

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閑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爲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凡惡惡之不實爲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爲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且爲人之弊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

己而已非爲他人而食飲也又如一盆水徹底皆清瑩無一毫砂石之雜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好之惡惡也必誠惡之而無一毫勉強自欺之雜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而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謹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夫無欲害人之心人皆有之閑時皆知惻隱及到臨事有利害時此心便不見了且如一堆金寶有人曰先爭得者與之自家此心便欲爭奪推倒那人定要得了方休又如人皆知穿窬之不可爲雖稍有識者亦不肯爲及至顛冥於富貴而不知耻或無義而受萬鍾之祿便是到利害時有時而昏所謂誠意者須是隱微顯明小大

表裏都一致。方得。孟子所謂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非惡其聲而然。非爲內交要譽而然。然却心中有內交要譽之心。却向人說我實是惻隱羞惡。所謂爲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是所謂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而已。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這樣底。永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爲善。永不濟事。更莫說誠意正心修身。至於治國平天下。越沒干涉矣。

心是大底意。是小底心。要恁地做。却被意從後面牽將去。且如心愛做箇好事。又被一箇意道不須恁地做也得。且如心要孝。又有不孝底意思牽了。所謂誠意者。譬如飢時便喫飯。飽時便休。

自是實要如此。到飽後。又被人請去。也且胡亂與他喫些子。便是不誠。須是誠。則自然表裏如一。非是爲人而做。求以自快乎己耳。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無一毫不實之意。這箇是萬善之根。有大底地盤。方立得脚住。若無這箇。都靠不得。

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心在這一事。不可又夾帶那一事。若自家喜這一項事了。更有一事來。便須放了前一項。只平心就後一項理會。不可又夾帶前喜之之心。在這裏。有件喜事。不可因怒心來。忘了所當喜處。有件怒事。不可因喜事來。便忘了怒。且如人合當行大門出。却又有些回避底心。夾帶在裏面。却要行便門出。雖然行向大門出。念念只有箇行便門底心。在這裏。少刻或自拗向便門去。學者

到這裏須是便打殺那要向便門底心。心如何不會端正。這般所在。多是因事見得分明。前在漳州有一公事。合恁地直截斷。緣中間情有牽制。被他撓數日。忽然思量透。便斷了。集同官看。覺當時此心甚正。要知此正是正心處。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無不平。才把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如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了。別一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才遇著事。便以是心處之。便是不正。且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著當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也是不正。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醜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才係於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了。又却長留在

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為物所係縛。既為物所係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一看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會有這箇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親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敬君。但只敬君。親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體廣大虛明。物物無遺。

問范忠宣以恕己之心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才說恕己。便己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己與愛己字不同。大凡知道者出言自別。近觀聖賢言語。與後世人言語自不同。此學者所以貴

於知道也

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爲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爲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爲他謀。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爲己謀。必盡爲他人謀。不會著心。謾爾如此。便是不忠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

今人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

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

一套事

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

差了

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底事。心却不安。又是如何。曰。此是良心終是微。私欲終是盛。微底須被他盛底勝將去。微底但有端倪。無力爭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萌蘖之生。一段意。當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我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只是殺賊一般。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被殺退了。私欲一次勝他不得。但教真箇知得不好了。立定脚根。只管硬地自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意自住不得。因舉濂溪說。果而

先子言集解卷五
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問
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別無道理助得。只是自著力戰退他。
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
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
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爲王者兼有
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
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王道。
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
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
以爲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
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
不可不省察也。

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
惡不仁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

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日奮然用力。不患力之不足。曰。
須是立志爲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德。問。日用其
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
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
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
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爲。
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
手便煖。在這脚上。脚便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
患力之不足。聖人又說道。亦有一般會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可
見昏弱之甚。如這般人也。直是少。

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爲州爲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濶。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麼推出來。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全體似箇棹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全。不息是常用也。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

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問。秦漢以下。甚麼人可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得如何。那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那壁立千仞底。便是剛。

人之資質。千條萬別。自是有許多般。有剛於此。而不剛於彼。底亦。有剛而多慾。亦有柔而多慾。亦有剛而寡慾。亦有柔而寡慾。自是多般不同。所以只要學問。學問進而見得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屈於慾。如何勝得他。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擴充其識。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爲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

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了。寫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著工夫。

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淳粹。較別。子路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脚。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聲極洪古人揀已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吝字。顏子是去得箇驕字。

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曰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胸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胸中好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胸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

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

叔器問先識聖人氣象如何。曰也不要如此理會。聖賢等級自明白了。如子路定不如顏子。顏子定不如夫子。只要看如何做得。到這裏。且如願車馬衣輕裘。做之無憾。自家真能如此否。有善真能無伐否。有勞真能無施否。今不理會聖賢做起處。却只去想他氣象。則精神却只在外。自家不曾做得著實工夫。須是切問而近思。向時朋友只管愛說會點漆雕開優劣。亦何必如此。但當思量我何緣得到漆雕開田地。何緣得到曾點田地。若不去學他做。只管較他優劣。便較得分明。亦不干自己事。如祖公年紀自是大如爺。爺年紀自是大如我。只計較得來也無益。叔器云希顏錄。曾子書。莫亦要如此下工夫否。曰曾子事雜見他書。他只是要聚做一處看。顏子事亦只在眼前。也不須恁地起

模畫樣而今要緊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後不似聖人因甚後只似常人就此理會得自是超凡入聖

或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無所憾但貧乏不能復有所置則於所做未能恣然忘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做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

顏子自無怒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

熹問顏子不遷怒先生因語余先生宋傑云怒是箇難克治底所謂怒逆德也雖聖人之怒亦是箇不好底事物蓋是惡氣感得恁地某尋常怒多極長如公性寬怒少亦是資質好處

問集注怒不在血氣則不遷只是不為血氣所動否曰固是因舉公廳斷人而自家元不動又曰只是心平

問冉求自畫曰如駑駘之馬固不可便及得騏驎然且行向前去

行不得死了沒奈何却不行便甘心說行不得如今如此者多

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

問孟之反不伐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

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得箇心地平底

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遇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

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

今人信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下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爲之事。今若不肖自盡。只管去詔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路。與人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

問樂亦在其中。聖人何爲如是之樂。曰正理會聖人之心。如何得恁地。聖人之心。更無些子渣滓。故我之心。淘來淘去。也要如聖人之心。

因正淳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曰今人非不知利祿之不可求。求之必不可得。及至得底。皆是非用力所至。然而有至終身求之而不止者。如何得人皆欲仁。所以後來聖賢不出。盡是庸凡。便是無肯欲仁者。如何得箇道理使人皆好仁。所以孔子謂吾未見好仁者。所謂好德如好色。須是真箇好德如好色時方可。如今須是自於這裏著意思量道。如何不欲仁。却欲利祿。如何不好德。却只好色。於此猛省。恐有箇道理。

人之爲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尙或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間體驗之。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爲非禮。而

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

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擾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會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君子所貴乎道者二。或云。須是工夫持久。方能得如此否。曰。不得。

人之資稟各不同。資質好者。纔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資質遲慢者。須大段着力做工夫方得。因舉徐仲車從胡安定學。一日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徐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又舉小南和尚。倚靠而坐。其師見之。厲聲叱之曰。恁地無脊梁骨。小南聞之。聳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爲。

某病中思量。曾子當初告孟敬子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只說出三事。曾子當時有多少好話。到急處都說不辦。只撮出三項如此。這三項是最緊要底。若說這三事上更做得工夫。上面又大段長進。便不長進也。做得箇聖賢坯模。雖不中不達矣。

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訓僦云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朦朧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或曰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者。漸漸克去。

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爲仁。須說克己復禮爲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問先生適說克己復禮。是喫一服藥便效。可以著力下手處。更望力爲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己。蓋人只有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卧。無不有此二者。但須自常省察。譬如坐如尸。立如齋。此是天理當如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復禮。只爭這些子。所以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理。今復禮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形無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天理也。天理人欲。其間甚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爲天理。便知其爲人欲。既知其爲人欲。則人欲便不行。譬如路然。一條上去。一條下去。一條上下之間。知上底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

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地做將去。久久自然安泰。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來自有底物。但爲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敬之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於靜處一思念道。我今日於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便復了也。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積久便不可及。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人到得少說話時。也自是心細了。

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卽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問先事後得。非崇德歟。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

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爲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粗了。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爲人日下急切處。切宜體之。

問克伐怨欲不行。曰不行。只是遏在胸中不行耳。畢竟是有這物

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剗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剗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剗去。若只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又問而今覺得身上病痛。閒時自謂都無之。才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曰。閑時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剗除去。莫令發便了。又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剗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剗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剗去之。才發便剗。自到熟處。

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污下。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小人徇人欲。只管被他墜下去。只見沉了。如人墜水相似。因又言究竟之義。今人多是如此。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如說道理亦是如此。初間錯些子。

少間只管去救。救來救去。越弄得大。無不如此。如人相訟。初間本是至沒緊要底事。喫不過。胡亂去下一紙狀。少間公吏追呼出入搔擾。末梢計其所費。或數十倍於所爭之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

問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因言秦檜之事云云。其所以與張魏公有隙之由。乃因魏公不薦他作宰相。而薦趙丞相。故後面生許多怨惡。蓋皆始於此耳。

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爲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這下來。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爲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舉得五十斤重。却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文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懼怯於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

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爲。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爲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若不如此。都靠不得。况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

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又曰。如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粗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見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工。如顏子聖人也。

浩然之氣一章。孔子兩句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天地之氣無所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慊然而餒。却甚小也。又曰。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

退縮。事事不敢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必識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便是這樣氣。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又曰。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徇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能如此。

天地浩然之氣。到人得之。便自有不全了。所以須著將道理養到浩然處。

有人不因集義。合下來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只是粗氣。便是北宮黝孟施舍之勇底。亦終有餒時。

聖人說話是趨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趨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

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范忠宣所說以恕己之心恕人。且說自家不孝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親。自家不忠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君。自家不弟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兄。自家不信也。教天下人不消信其友。恁地得不得。還有這道理否。又曰。張子韶說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到事父下點做一句。看他說以聖人之所難克。這正是聖人因責人而檢點自家有未盡處。如何恁地說了。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爲陋。某看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壞了道理。又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更除不得。須是忠方可以行其恕。若自家不穿窬。便教

你不穿窬。方喚做恕。若自家穿窬。却教別人不穿窬。這便不是恕。若自家穿窬也。教大家穿窬。這也不是恕。雖然。聖人之責人也輕。如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教他且存得這道理也。得。小人革面。教他且革面也。得。又不成。只恁地也。須有漸。又曰。堯舜其猶病諸。聖人終是不足。

聖人但知義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衆人則反是。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爲耳。衆人則以爲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衆人做處。便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欲。天理却甚易。蓋

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
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
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
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自冒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
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
而已矣。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
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
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
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
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

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
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
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
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爲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
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
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
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爲
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獒。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
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敬之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
家心。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
纔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

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爲心病某前日病中閒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着眼坐得此心寧靜子善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

問先生說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是口耳鼻目四肢之屬曰固是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曰但此數件物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

事事有箇恰好處因言滎陽王哀樂過人以其哀時直是哀纔過而樂亦直是樂情性之變如此之易不恒其德故也

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

爲學自是要勇方行得徹不屈懾若纔行不徹便是半途而廢所以中庸說智仁勇三者勇本是沒緊要物事然仁智了不是勇便行不到頭

悔陽而吝陰厲多是在陽爻裏說

因說乾健曰而今人只是坐時便見他健不健了不待做事而後見也又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日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必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起坐可以知人之貴賤

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

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徑前做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健自然如此。更著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捉。有持守底意。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道夫問易傳云。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進莫之能禦。履之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又曰。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爲。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己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爲善。有惡以間之。爲不善。又有愧

恥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拖教去。後。此最學者所宜察。陰體柔躁。只爲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謙之爲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著憧憧了。便是私意。

問。程子說感應。在學者日用言之。則如何。曰。只因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與應。因第二件事。又生出第三件事。第二件事。又是感。第三件事。又是應。如王文正公平生儉約。家無姬妾。

自東封後。真宗以太平宜共享。令直省官爲買妾。公不樂。有沈倫家鬻銀器花藍火筒之屬。公嘖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復呼直省官求前日沈氏銀器而用之。此買妾底便是感買銀器底便是應。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汗澤然。其中穢濁解。汗染人。須當填塞了。如風之迅速以遷善。如雷之奮發以改過。廣云。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見是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一錄云。只消當下遷過。就他底。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

始得

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做去。問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又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卽道心矣。又如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麤底便易見。飢渴寒煖。是至麤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

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

問學者當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不如只於天理上做工夫。人欲自消。曰堯舜說便不如此。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渠只於兩者交界處理會。

問君子莊敬日強。是志强否。曰志也強。體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檢點。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猶不能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

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

嘗不知。亦是如此。因言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程子以爲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小大。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且看仲弓之問。未見其爲私意。然其心淺狹欠缺處多。其流弊便有喪邦之理。凡事微有過差。才有安頓不著處。便是惡。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爲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是我要恁地做。不奈何。便是人欲奪了。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

道夫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卽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莫剩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

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爲。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裏教人做。如喫飯須是口。寫字須是手。更不用說口喫手寫。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旣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跖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爲一醫者。善用鍼。嘗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爲難治。

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自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爲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舊只在那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爲血氣所移者。皆是

自棄自暴之人耳

某氣質有病。多在念憶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然變化氣質最難。

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陳才卿亦說九容。次早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爲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無。

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梢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糊糊。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居甫如僧家禮懺。今日禮多少拜。說懺甚罪過。明日又禮多少拜。又說懺甚罪過。日日只管說。如浙中朋友。只管說某今日又如

此明日又說如此。若是見得不是，便須掀翻做教是當。若只管恁地徒說何益。如宿這客店不穩，便明日須進前去好處宿。若又只在這裏住，又說不好，豈不可笑。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爲天理，彼爲人欲。及到做時，乃爲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質，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

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日同舜弼遊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必大初見曰：必大日來讀大學之書，見得與己分上益親切，字字句句皆已合做底事。但雖見得道理合如此，然反而隳括其念慮踐履之間，却有未能如此者。蓋緣向來自待未免有失之姑息處。始謂氣習物欲之蔽，不能頓革，當以漸消鑠之而已。不知病根未盡除，則爲善去惡之際，固已爲之繫累，不能勇決操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往往紛起而不自覺。其動於惡者固多有之，今須是將此等意思，便與一刀兩斷，勿復凝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着做，不得遲疑。庶可補既往之過，致日新之功。

如何曰要得如此必大又曰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曰織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

問可學稟性太急數年來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乎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

昨夜與先之說思則得之纔思便在這裏這失底已自過去了自家纔思這道理便自生認得著莫令斷始得一節斷一節便不是今日恁地一節斷了明日又恁地一節斷只管斷了一向失

去

胡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

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昌父曰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尙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

自懶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真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趙曰某幸聞諸老先生之緒言。粗知謹守而不敢失墜爾。曰固是好。但終非活法爾。

彦忠問居常苦私意紛攪。雖卽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先生笑曰此正子靜有頭之說。却是使得。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爲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著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閻丘次孟言嘗讀曲禮遺書康節詩。覺得心意快活。曰他本平鋪地說在裏。公却帖了箇飛揚底意思在上面。可知是恁地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某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曰次孟何敢望康節。直塗之人爾。曰塗人却無許多病。公正是肚裏有許多見識道理。攪得恁地叫喚來。又舉曲禮成誦。先生曰但曲禮無許多叫喚。曰次孟氣不足。曰非氣不足。乃氣有餘也。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頽放矣。曰固是。道家修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椅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恁地無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身不靠椅坐。又舉徐處仁知北京日。早辰會僚屬治事訖。復穿乘會坐設廳上。徐多記覽。多說平生履歷。州郡利害。政事得失。及前言往行。

終日危坐。僚屬甚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曹者。瞌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在此說話。公却瞌睡。豈以某言爲不足聽耶。未論某是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丈人行。安得如此。呼客將掇取秦兵曹椅子去。問徐後來做宰相。却無聲譽。曰。他只有治郡之才。

彭世昌守象山書院。盛言山上有田可耕。有圃可蔬。池塘確磴。景色皆備。先生曰。旣是如此。下山來則甚。世昌曰。陸先生旣有書院。却不曾藏得書。某此來爲欲求書。曰。緊要書能消得幾卷。某向來亦愛如此。後來思之。這般物事。聚者必散。何必役於物。世昌臨別。贈之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閒莫要下山來。

財猶賦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耻言之。

卷之五終

